

愈

愚

錄

愈愚錄卷五

寶應劉寶楠撰

耐

高帝紀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髡鬢故曰耐古耐字從  
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  
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  
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  
也孝文紀注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  
罪也義與如淳同案刑法志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王子侯表  
樂侯義高惠功臣表汾陰侯周意邵侯黃遂竝以坐髡爲城旦  
左哀十七年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髮

鄭注周禮掌戮云髡者髡頭是也孝惠紀上造以上及内外公

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春者皆耐爲鬼薪王子侯表離

石侯縮高惠功臣表節氏侯董朝宣曲侯丁通朝陽侯華當竝

以坐耐爲鬼薪

毛本丁通下作赦爲鬼薪案高祖紀顏注引作耐爲鬼薪今據正

其尤輕於鬼

薪者高惠功臣表武陽侯蕭勝襄城侯韓釋之竝以坐耐爲隸

臣王子侯表楊邱侯偃沈猷侯受高惠功臣表深澤侯趙脩衍

侯翟不疑竝以坐耐爲司寇刑法志云鬼薪白粲一歲

據顏注當作三

歲爲隸臣又云隸臣滿二歲爲司寇是隸臣司寇又輕於鬼薪

應劭謂耐爲不至於髡完其耐鬢則髡爲去首髮竝去耐鬢

說文

髡鬢髮也不言去耐鬢略之

耐爲但去首髮不去耐鬢較若分明矣不去耐

鬢故名其罪曰耐

說文罪不至髡完其耐鬢曰耐

音義皆當依應氏如涓蘇林

皆非也完者不髡不彫完其髮髻鄭司農注掌戮云完謂但居

作三年不虧體惟其不虧體故其刑輕於耐而罰作重於鬼薪

與髡並爲城旦

後漢書明帝紀注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

刑法志諸當髡者

本誤爲當

完據臣瓚注改正

完爲城旦春王子侯表平城侯禮高惠功臣表平陽

侯曹宗筑陽侯蕭獲隆慮侯周通鄆侯周仲居安邱侯張拾樊

侯蔡辟方景武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成安侯韓延年將梁侯

楊僕新峙侯趙弟外戚恩澤侯表長平侯衛伉平津侯公孫度

牧邱侯石德並以坐罪爲城旦是也

### 生稱行狀

漢書高帝紀詔曰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案行狀之目始見於東漢生

者亦得稱之後漢書范式傳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  
行狀李善注鍾離意爲取邱令上書薦善行狀陸續傳使者上  
書說續行狀三國志吳步騭傳騭於是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  
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  
十一人甄別行狀晉書劉宏傳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乃  
表曰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梁書甄恬傳州  
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是皆指生  
者其後稱述死者行誼亦得名行狀晉書王隱傳父銓私錄晉  
死而言如先  
賢行狀之比

### 陰安侯頃王后二人

漢書孝文紀羣臣議曰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

二千石議蘇林以陰安侯爲高帝兄伯妻頃王后爲武帝兄仲妻如淳以陰安侯爲高帝兄仲妻與頃王后一人案史記孝文紀云羣臣再拜言曰臣謹請與陰安侯句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頃王上有列侯二字蓋陰安有土者也列侯無土者也陰安侯頃王后爲二人蘇林說是

漢書高后紀七年詔曰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張晏曰武哀侯高帝兄伯也審是則當云陰安侯武哀王后方與列侯頃王后文法同茲不然者單言陰安侯其義已明單言列侯其義不明故陰安不繫以武哀列侯必繫以頃王也

古書篇傳單行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保傅傳乃賈子書中一篇又藝文志弟子職一篇應劭注在管子書中後漢書竇融傳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皆是篇傳單行丁壽昌曰保傅傳乃古書賈子錄之猶管子之有弟子職也光武因竇融爲西漢外戚故獨取世家賜之惟竇公得大司樂一章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可爲單行之證

漢課士課吏同法

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攷校定其

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孫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各一人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

後漢以清白課士亦以清白課吏續漢書和帝紀注引漢官儀曰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左雄傳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傳論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又安帝紀元初六年詔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延光元年詔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清白愛利有益於人者是課士課吏同法也其以清白課士見於史者馮緄傳第允清白蔡邕傳父校有清白行呂布傳



高順爲人清白周澤傳孫堪清白貞正樓望傳操節清白李邵傳弟子歷清白有節又隸續高朕石室題名有清白士是也以清白課吏見於史者度尙傳交趾刺史張磐以清白稱朱暉傳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楊震傳子孫常蔬食步行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謝該傳謝該清白異行是也

丁壽昌曰自秦以吏爲師而漢因之尉律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故漢之經生循吏多出其中前明尙有三途並用之制况鍾徐晞皆由吏進得漢之遺意

### 漢廟制

元帝紀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據此則成帝時所祀祇六廟高文武昭宣元也然成帝紀云建

始六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炎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案戾太子爲武帝長子昭帝爲武帝少子戾太子於昭帝爲兄故宣帝不爲戾太子立廟此卽魯人不願以僖繼閔之意也史皇孫於昭帝爲姪故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蓋欲以皇孫繼昭帝不欲以孫禰祖故也審是則元帝時自太上皇至宣帝凡八廟成帝遵古七廟之制故以武昭皇孫宣元爲五親廟高祖文帝如殷三宗周世室爲不祧之廟合爲七廟也

漢武帝立太學小學及辟雍

漢制辟雍與太學別禮樂志言王莽始興辟雍後儒以辟雍卽太學遂疑西漢未立太學晉灼注藝文志西京無太學是也案太學小學及辟雍皆武帝立史記儒林列傳余讀功令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又云公孫弘爲三公爲學官  
悼道之鬱滯乃請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日校殷日序周  
曰庠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制曰可又自  
序云自孔子卒京師莫宗庠序惟建元元符之間文辭粲如也  
漢書武帝紀贊興太學禮樂志又云修廢官立太學董仲舒傳  
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傳末云武  
帝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學校卽太學亦兼小學言之是武帝立太  
學也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  
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  
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是武帝立小學也自武帝後太學小

學之見於史者漢書儒林傳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旆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太學也韓延壽傳遷淮陽太守徙東郡太守所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何武傳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學官學舍也此小學也漢書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是武帝立辟雍也

文獻通攷蔡邕明堂論曰取其

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水閣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陳若然太學辟雍皆武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帝立而漢書禮樂志云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立辟雍營表未作王莽欲燿眾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則似西漢未有辟雍太學者年代寢遠辟雍庠序中更復廢故劉向復爲請立非必成帝前無辟雍太學也辟雍與太學爲二而志於劉向說辟雍庠序竝稱下單言莽立辟雍不及庠序者舉所重以爲言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莽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案此莽制也漢制太學小學通名庠序學校史記自序云京師莫崇庠序漢書循吏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可證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是莽

先立太學小學後立明堂辟雍而辟雍非是太學其證一文獻  
通攷曰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  
里恐卽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  
卽辟雍耶或別一所耶案黃圖辟雍太學各別不得以太學爲  
辟雍其證二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  
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分別太學辟雍最晰漢書禮樂  
志世祖受命改定京師於土中營立辟雍顯宗躬行其禮然德  
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  
時太學已立庠序指小學言光武仍用漢制不以庠序屬鄉聚  
也文獻通攷建武五年已立太學而固之時尙言庠序未設何  
耶當攷此不知庠序爲太學小學之通名也據此則東都亦不以辟雍爲養士之所  
是非太學益明其證三

漢學官

學校之官名文學學校官韓延壽傳令文學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

豆是也

學官諸生稱學官弟子儒林傳申公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

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是也其屬吏稱文學史鄭

崇傳少爲郡文學史是也

亦稱文學官王尊傳師郡文學官而

尊事之以爲師也是也亦稱文學梅福雋不疑韓延壽蓋寬饒

諸葛豐張禹諸傳竝云爲郡文學翟方進傳父翟公亦爲郡文

學又匡衡傳調補平原文學是也

鼂錯傳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王章傳以文學爲官案董仲

舒傳武帝舉賢良爲文學之士公孫弘傳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儒林傳亦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與賢良竝稱是制科之目非官名也仲舒傳云以賢良對策弘傳云以賢良徵文法與錯章傳同其爲科目審矣又能文章有學業者亦稱文學儒林傳云論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

留滯之人此文學非官名亦非科目傳所云彬彬多文學之士是也又大鴻臚廷尉所屬有文學官兒寬傳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平當傳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是也若褚少孫補匡衡傳稱文學卒史補滑稽傳稱文學卒史王先生不言廷尉所屬蓋別有文學卒史也漢書儒林傳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此卽文學卒史之比其選補之法史記儒林傳云公孫弘請曰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漢書儒林傳同如淳曰漢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案此謂士有學行者詣太常受業如詣博士受業稱弟子漢書蕭望之傳詣令以太常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案如淳卽約舉



儒林傳文長是也其高第爲郎中太常奏聞馮奉世傳子譚太

常舉孝廉爲郎是也其次或補文學或補掌故掌故則鼂錯匡

衡房鳳竝爲太常掌故是也房鳳傳爲太史掌故案史乃常誤下云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是

也文學則雋不疑諸人是也雋不疑傳治春秋爲郡文學專言春秋雋傳爲郡文學

統言明經傳所謂通一藝以上也掌故遷文學匡衡傳除爲太

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是也文學超遷或由制

科蓋寬饒由郡文學舉孝廉爲郎再舉方正遷諫大夫是也或

由大臣薦雋不疑以暴勝之薦由郡文學拜青州刺史韓延壽

以霍光薦由郡文學擢諫大夫張禹以蕭望之薦由郡文學久

之試爲博士是也諸葛豐爲郡文學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匡衡爲平原文學樂陵侯史高

爲大司馬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此皆自舉其屬吏非徑由文學超擢若隨牒遷次不過

郡屬梅福傳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是也匡衡傳樂爲大司馬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爲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恆牒不被超擢也漢代學官卑故不載百官表然敎士之官在京師則博士及太常在郡國則文學學行兼備之人能通一藝以上乃與斯選未可略也因詳攷之

東漢郡縣學官亦稱文學博士馬武傳高密侯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是也學官弟子亦稱校官弟子明帝紀召校官弟子作雅樂是也亦稱學生左原傳爲郡學生是也學官之尊者亦稱學官祭酒劉寬傳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是也李賢注云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

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案李注非也博士祭酒乃朝廷官學官祭酒乃郡縣官學官稱祭酒者謂學官之長者爲眾所尊敬也史記荀卿傳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是也

### 桂華美芳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美芳礩礩卽卽師象山則案桂華美芳皆上章篇名標題左方誤連下文刪之未盡故也桂華上文云都荔遂芳窠桂華是桂華二字乃其標目美芳上文云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是美芳二字乃其標目

荆吳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

帝四年屬江都又云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

案州當作國與地紀勝引正作

國十一當作

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

名廣陵又云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

而不得吳案荆國謂荆王劉賈之後更名吳謂荆國更名吳國

以封劉濞如志言似荆吳國都並在會稽廣陵乃所屬地其實

荆吳亦都廣陵

荆後徙治廣陵

蓋荆吳之國實跨今江南北故吳郡廣

陵皆可立都也何以明之高帝紀六年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

陽郡

史記荆燕世家索隱曰東陽卽臨淮故云王淮東案項羽本紀注東陽縣今屬臨淮郡漢書注文穎曰秦嘉東陽郡

人晉灼曰東陽縣也

鄣郡

地理志云丹楊郡故鄣郡

吳地五十三縣

案史記荆燕世

是郡治卽在縣城

東陽郡

家作五十二  
城二字誤  
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

荆王兼有其地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稽史記黥布列傳正義時會稽郡所理

在吳閭爲荆吳劉濞傳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

輕悍無壯王墳同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

郡五十三城攷鄣郡會稽郡在今江南東陽郡在今江北劉賈

所王之三郡五十三縣卽劉濞所王之三郡五十三城是荆吳

之地竝跨今江南北也高帝紀十一年淮南王布反時淮南王都六

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黥布傳爲淮南王都六發兵

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甯昭縣東北盡劫其兵

度淮擊楚劉賈傳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本史記荆燕世家荆燕吳傳

贊荆王鎮江淮之間本史記荆燕世家贊漢以淮南爲淮東淮南卽江北

故云江淮之間六及富陵皆在江北而廣陵在六東若賈都在

會稽布當渡江南擊賈賈當渡江北禦布然後得死富陵今紀

傳俱不言布賈渡江相攻事而但云東擊則賈國必在江北故

布破賈而遂北渡淮也賈亡而濞襲其國濞都即賈都也史記漢興

諸侯年表索隱曰賈為英布所殺其年立吳國封兄子濞也是濞國即賈國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

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賜非將軍印擊吳已

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顏注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地理志廣陵江都易

王非據此則江都王治吳故國吳王即治荆故國傳不言者從

可知也是荆吳之地雖兼會稽而都在廣陵濞傳云吳王悉其

士卒起兵於廣陵西涉淮是也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

吳移都也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廣陵吳王濞所史記漢興以

都城周十四里半不言荆都廣陵亦治班氏之說

來諸侯年表荆都吳六年正月初王劉賈元年十一年爲英布  
殺國除爲郡十二年更爲吳國十月初王濞元年孝景前三年  
反誅四年初置江都六月淮南王非爲江都王孝武元朔二年  
王建元年元狩二年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五年更爲廣陵國  
四月初王胥元年以意測之當是荆先都吳後移廣陵而國則  
仍名吳表文從略故但舉其封時所都不及廣陵也班氏誤讀  
史表以吳國之吳爲會稽之吳賈濞之都皆在會稽非胥之國  
與荆吳遂不相襲而景十三王傳又云江都王非治吳故國不  
自知其矛盾又志文於會稽下云景帝四年屬江都是江都國  
有吳郡於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竝得鄣  
郡而不得吳是江都國無吳郡胸無定見宜其說之支離也

越絕書□□□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荊王並有吳賈築吳市  
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  
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立  
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案越絕書劉賈封荊并有吳則  
所都非必在吳矣築吳市西城不必都吳也賈死濞封吳王治  
廣陵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漢以江南爲江東江北爲  
江西濞由廣陵東渡之吳十日復還廣陵則濞不都吳可知而  
荊之移都吳之封國皆在江北益明矣

三國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太守  
濮陽興曰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  
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



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  
於吳案以劉賈爲都吳從其先者言之是也若以劉濞爲吳王  
而云濞反誅乃復爲郡則是濞未反時不爲郡也不知吳國之  
吳統三郡五十三城言之非專指吳郡也若濞都廣陵越絕顯  
有明文朱育之對非其實

### 周秦金名之異

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

莊子音義

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

秦兼天下黃金以溢爲名

溢同

孟康曰二

十兩爲溢

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孟康云二十四兩曰鎰四字疑衍

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

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尙秦制也志

又云漢興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案據志說

則秦所改者周以斤爲名秦以溢爲名其實溢是二十兩斤亦二十兩故周策敘蘇秦事云黃金百斤盡趙策敘蘇秦事云黃金百鎰卽百斤周人已有鎰稱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鎰諸子策引證甚夥不縷述而孟子書有萬鎰百鎰七十鎰五十鎰之文其時尙秉周制亦得爲鎰則斤之與鎰名稱雖異而輕重之制同也志明云秦以溢爲名而師古以爲改周一斤之制又謂漢復周之制說皆不了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公張之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案漢書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後漢時賈直或同故何用漢法解之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于是十誤且與錢萬

之說相合

秦漢錢貴

隸釋所載碑陰出錢人數有百錢者輒登於碑案秦漢時錢直最貴漢書食貨志上云李悝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稅十五石食人月食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據此則粟一石直錢三十若出百錢爲粟三石有餘農夫一家歲用不過千三百五十此秦之粟賤而錢貴也漢代錢粟之價不一然皆錢貴於穀有穀石數錢者食貨志宣帝

卽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錢貴也有穀石數百錢者食貨志元帝卽位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趙充國傳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顏注言其貴馮奉世傳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此粟貴而錢益貴也有穀石數千至萬錢升者食貨志漢興承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又王莽末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又漢興米至石萬錢此粟愈貴而錢亦愈貴也

食貨志下云王莽居攝黃金重一斤直錢萬計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銀一流直千此漢代銀賤錢貴之證

有穀石數十萬者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

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此粟極貴錢亦極貴而國

亡矣

文獻通攷

卷八

石林葉氏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

萬水衡錢一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

纔八百三十萬貫爾不足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

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

取壽昌以穀賤傷農建  
常平之議其年斛五錢

故嘉言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今一萬貫中

下戶皆有之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史大夫四

萬而大將軍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猶月八斛有

奇其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

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幣輕故

米賤金多近世患國用不足以爲錢少故夾錫當十等文具卒

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

愈思錄卷五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愈愚錄卷六

竇應劉寶楠撰

劉昭誤解漢儀

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首妻謂元配妻非繼續也男女完具謂男女俱生全無夭殤也今世娶婦擇親族中有夫首妻多男者爲婦相禮謂之吉利人蓋亦此意劉昭禮儀志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云又曰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案榮除兄子無害全具之義榮有兄則榮非長子亦與漢儀無關

漢學師

隸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



史孔覽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  
禮以其禮祀餘口賜先生執事史晨饗孔廟後碑畔宮文學先  
生執事諸弟子溧陽長潘乾校官碑溧陽長潘君諱乾構修學  
宮學師宋恩等題名師宋恩云云史口通云云孝義掾王山云  
云業掾口口云云易掾口口云云易師張口口云云尙書掾呂口  
云云尙書師張口口云云詩掾楊口口云云春秋掾常寵云云議掾  
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周治云云文學掾猶  
玉云云文學師胡通云云中郎碑嗇夫云云校官云云師云云  
校官祭酒云云書掾云云里祭酒云云

以上二碑  
多刻缺

案潘乾以邑

長稱校官則漢之校官無專官中郎碑校官雜於嗇夫掾之間  
則校官亦掾屬後漢書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

又云漢舊注東西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  
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  
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  
石云據此則漢時掾史之尊與令長相埒故凡掌學校事者令  
長掾屬皆得稱校官與後世學官異也孔龢碑師孔憲宋恩題  
名師宋恩及易尚書文學諸師皆厠於掾史之中者此師亦掾  
屬後漢志於司隸校尉下云孝經師主監視經月令師主時節  
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是掾屬亦得稱師也鄭氏注禮謂鄉先  
生爲大夫致仕敎學老人此卽史晨二碑所稱先生後世學官  
倣於此

李通

後漢書李通傳論於通多貶詞而傳稱通首迎光武助成大業  
又稱帝每征討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侯霸之  
議比諸伊呂蕭曹伊呂不敢當蕭曹不必讓而論文以通爲非  
不知所謂

### 萬歲

日知錄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  
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  
議者皆慚而止然攷之戰國策言馮媛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馬援傳言援擊牛釀酒勞饗軍士吏士皆  
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袞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  
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椽王望舉觴上壽椽史皆稱萬

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  
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矣謹案  
韓非子顯學篇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  
聲括耳

當从藏本作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

劉向新序梁君援其御公孫

襲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日獵皆得禽  
獸今吾獵得善言而歸王充論衡超奇篇高祖讀陸賈之書歎  
稱萬歲佚文篇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是皆  
上下通稱也晉書桓玄傳玄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倍列而儀  
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鄧琬傳泰始二年正月七日晉安王子  
勛卽位於尋陽城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隋書禮儀志  
四高祖再拜俯受策璽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

稽笏三稱萬歲又後齊皇帝加元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元正大饗羣官上壽訖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當時萬歲之稱列於儀注則非臣下所敢用矣

三國志吳朱治傳子萬歲早夭宋書文帝紀有晉寧太守周萬歲南齊陸澄傳有宋中丞何萬歲沈文季傳有王萬歲北周書李賢傳賢弟遠字萬歲隋書列傳有史萬歲新唐書高宗紀有梓州都督謝萬歲劉武周傳有張萬歲而李賢傳云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挾帝升殿則鄙陋之名因以獲幸亦可異矣又陸澄傳有呂萬齡荀萬秋陸慧曉傳祖萬載宋劉敬宣傳字萬壽南史文學掾超傳父道彪字萬壽北齊孫靈暉子萬壽北周侯植傳有侯萬壽隋賀婁子幹傳字萬壽文

學傳孫萬壽字仙期古人命名苟且如此

馮緄

後漢書馮緄傳緄字鴻卿安帝時爲郎中舉孝廉七遷爲廣漢  
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  
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  
廷尉太常時長沙零陵武陵蠻悉反拜車騎將軍頃之拜將作  
大匠轉河南尹復爲廷尉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於官案隸  
釋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弱冠詔除郎還更仕郡歷諸曹  
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遭直  
荒亂以德綏撫政化流行到官四載功稱顯著郡察廉吏州舉  
尤異遷樞爲武陽令誅疾疆豪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

事辟司空府侍御史御史中丞督使徐楊二州討賊范容朱生  
徐鳳馬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廷尉左監  
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大守坐問吏罪旬不分去  
官以羌駭動爲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大守上病辟同產弟徵  
議郎復治書侍御史尙書遼東大守廷尉大常車騎將軍南征  
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  
數降者十萬人收通寶布卅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臨當受  
封以謠言奏河內大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  
南尹復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大原大守劉  
瓚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賞拜屯騎校尉復廷  
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以傳文攷之傳

字鴻卿碑作皇卿異一傳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後乃拜御史中丞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碑文遷廣漢屬國都尉在督揚州諸軍後異二又舉孝廉後除右郎中七遷爲御史中丞不爲屬國都尉異三督徐揚二州軍不專督揚州異四傳於督揚州軍後遷隴西遼東太守據碑文督徐揚二州後歷廷尉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乃遷隴西太守又歷議郎治書侍御史尙書乃遷遼東太守異五傳止言隴西太守碑文則隴西去官之後復拜隴西太守異六傳於遼東後歷京兆尹司隸校尉廷尉太常乃拜車騎將軍碑文則遼東後歷廷尉太常遂拜車騎將軍異七傳於車騎將軍後累遷爲廷尉卒於官碑文爲廷尉以論中臣子弟獲過遜位則非卒於官也異八又傳



言揚州羣賊長沙諸蠻不載姓名今悉見於碑又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案順帝紀揚徐賊范容周生寇城邑遣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周生當從碑作朱生馮赦卽馮緄之誤

### 中文尙書

古文今文尙書之外又有中文尙書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是也其在祕閣者亦稱中書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又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盧植傳與馬日磾蔡邕等竝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注言中書以別於外也是也亦稱中經晉書荀勗傳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

爲中經列在秘書是也

褒亭侯

後漢書孔禮傳初平帝時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  
爲褒成宣尼公又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經案隸釋孔  
廟置守廟百石孔穌碑褒成侯四時來祠魯相韓勅造孔廟禮  
器碑陰褒成侯魯孔建壽洪氏适曰建壽當是損字又云碑陰  
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尙未襲封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卽歸  
國孔穌碑以元興元年立韓勅碑以永壽二年立史晨銘以建  
甯二年上距永元四年凡六十餘年而仍號褒成則未嘗徙  
封褒亭也洪氏适曰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疑損未嘗

徒封傳之誤耳其說是也三國志魏文帝紀寢成之後絕而莫

繼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崔林傳漢舊立孔子廟寢成侯歲

時奉祠南齊劉瓛陸澄傳論康成主

疑作生

炎漢之季訓義優洽

一世孔門寢成竝軌陳書沈不害傳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

立不害上書曰寢成之祠弗陳裸享皆不言有寢亭之封其為

傳誤無疑

唐書宰相世系表孔均生大司馬元成侯志志生損自均皆世襲寢成侯及損徙封寢亭侯亦沿漢傳之

誤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

亭侯五等而寢成侯國不見於郡國志則寢成殆亭侯而非縣

侯依史例當云寢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認為徙封

耳

### 史傳書字

范氏後漢書傳有誤書人字者非史體也郭太傳所載賞拔之士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郭長信王長父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周康子王季然邱季智郝禮眞皆書字注引謝承書邱季智名靈舉故知諸人皆書字也又符融傳中晉文經王子艾許劭傳中樊子昭和陽士注魏志和洽字陽士知諸人亦皆書字又范式傳張劭字元伯元伯凡六見又稱郅君章殷子徵陳平子又李充傳張孟舉劉翊傳張季禮逢萌傳李子雲王君公此皆誤書字無義例也

### 迎秋

晉書禮志漢儀縣邑以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三時不迎然張軌傳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國有大喪宜待踰

年索遐曰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眾釁鼓  
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誅不可  
廢也重華從之此則涼王重華自行其國之典禮故與晉禮不  
同

唐彬

鄧艾滅蜀在魏晉爲功臣而鍾會衛瑾殺之非其罪也唐彬在  
當時有賢聲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  
搖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  
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失指輒見  
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眾力隴右甚患  
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

爲慮案艾死原不足以危蜀而彬所論艾過攷之艾傳皆無其事  
事不白其冤而誣以罪賢者固如是乎其愧段灼多矣

陶侃溫嶠傳

晉書陶侃溫嶠傳俱盛稱築壘白石以拒蘇峻嶠傳更言賊攻  
白石壘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而蘇峻傳云嶠等築壘於白  
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甚戰無  
不尅則與侃嶠傳異攷峻以數騎突陣不得入遂爲彭世李千  
等所誅其死由於輕進非侃嶠力戰之功疑侃嶠傳非其實

鄧攸

晉書鄧攸傳攸爲河東太守沒於石勒以爲參軍勒過泗水攸  
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

子綬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反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遂至江東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拜侍中轉吏部尙書頗敬媚權貴代周顗爲護軍將軍遷會稽太守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本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案時人之言非也攸始仕石勒繼通王敦事君不忠棄子載姪誠爲大義然其子能朝棄暮反亦可聽其隨行必繫之樹而致之死何耶其終無子宜哉

山簡

晉書山濤傳簡督益益軍事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

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案簡奉命督軍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而以友朋私恩背君臣公義史猶稱其篤厚何也

羊祜

西晉之亡也以賈后賈后之進也以賈充賈充之不西行而執朝權也以羊祜晉書賈充傳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乃詔充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朝之賢良皆幸充此舉羊祜密啟留充雖結婚太子之計出於荀勗而祜之留充遂爲禍始豈晉以無道取天下賢知如祜有時忽昧而項城先靈不能早誅充父女以救其亡耶

段匹磾傳之誤



晉書劉琨傳琨窮蹙不能復守段匹磾遣信要琨琨由是率眾  
赴之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唾血  
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匹磾從  
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匹磾奔其兄喪末波要擊  
敗走之段匹磾傳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竝  
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卽末波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  
安以俟眾軍勒懼遣閒使厚賂末杯末杯乃閒匹磾於涉復辰  
疾陸眷涉復辰等引軍而還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末  
杯擊敗之及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  
復爲末杯所敗案琨之赴匹磾在建武元年前琨旣赴匹磾故  
結盟討勒琨本傳是也匹磾傳旣云建武初結盟討勒又云劉

琨自并州依之復結盟討勒似琨之赴匹碑在建武元年後又  
一事兩敘俱失之

### 唐人避諱

唐高宗臨文不諱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  
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  
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  
後繕寫舊典文字竝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後唐明宗申定迴  
避廟諱詔本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  
點畫凡當出諱止避正呼若迴避於偏旁則虧缺於文字此後  
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必減少點畫又御名二字不  
連稱不得迴避敕徵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

位不改舊稱時卽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  
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後唐末帝  
廟諱偏旁不宜全改詔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  
改楊檀宜賜名光遠其餘依奏觀此則太宗時凡世字民字皆  
不諱今經典凡用代字系字人字皆太宗後繕寫所易故高宗  
明宗末帝復申論禁然臣下敬謹猶從諱避至今或多仍之莫  
能全改矣

### 唐中宗復辟

新唐書狄仁傑傳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  
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祚案  
請還太子不獨吉頊李昭德二人李嗣真傳武后嘗問嗣真儲

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薛仁貴傳仁貴子訥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蘇安恆傳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恆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竝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尙幼且擇

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王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  
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  
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爲誓非李氏  
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  
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卽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尙  
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  
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  
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幾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  
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  
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張文瓘傳兄文琮文琮子錫久視初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

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坐洩禁中語流循州王繼傳紉字方慶以字顯真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啟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爲太子更宏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觸諱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尙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候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王及善傳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旣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崔元暉傳武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閒元暉奏言皇

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  
納齊澣傳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  
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觀  
此則知唐祚之復諸臣皆與有功後人但歸美於仁傑未攷之  
甚矣

### 唐武宗

新唐書紀贊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  
之而已又云昔武丁得一傳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  
成其功烈案陳弘志弑憲宗歷穆宗敬宗皆未討賊文宗亦不  
能明正其罪卽位九年始殺弘志史氏譏之宜矣然武宗卽位  
不能明正仇士良等擅殺忠良矯詔廢太子陳王之罪德其立

已而殺陳王安王及賢妃楊氏正位之始遠遜文宗多矣其後  
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軍將張絳  
復殺行泰自稱主軍務而均不加之罪意其時力不能制故稍  
姑容之且其享國僅六年或未竟其長耳然比以商高宗殊失  
寶

褒恤張許

忠烈死事之臣歷代皆有褒恤其最優者莫若唐之於張許肅  
宗收復南京大赦文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烈士徇義雖滅猶存  
其李憺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卽  
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賞德宗南郊赦文張  
巡許遠南霽雲顏真卿顏杲卿各與一子正員官順宗卽位赦



文張巡許遠南霽雲顏杲卿顏真卿等子孫中各與一人正員官憲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與一子官出身有差又平淮西大赦文同又上尊號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各與子孫中一人出身穆宗登極德音張巡許遠子孫中與一子官有差其中有才行堪任臺省者量才敘用又南郊改元德音張巡許遠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祖父母及父母竝與官封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出身宣宗大中改元南郊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懿宗卽位赦文張巡許遠子孫中各與一人出身又大赦文張巡許遠子孫中各與一子出身僖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昭宗改元天復赦文張巡許遠每家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

## 滕王閣序

少讀王子安滕王閣序竊疑子安年少趨庭路過洪州適遇高會賓從英俊宜如何懽忻舞蹈歌詠盛事而其序文後半幅及詩語多慷慨激楚之音殊不可解及讀滕王元嬰傳傳其爲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爲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久之遷洪州刺史官屬妻美者紿爲妃召逼私之嘗爲典籤崔簡妻鄭媼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後坐法謫置滁州乃知子安此文樂極悲來有感而言後人徒以落霞秋水賞之疏矣

陳拾遺登樂遊原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詞意悽惋然

凡登高暮景皆然不定爲樂遊原故實攷之新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作樂遊原以爲盛集旣敗賜寧申岐薛四王公主以謀逆賜死於先天二年拾遺此作蓋逆知其將敗也與子安滕主閣序同一用意

李太白

新唐書李白傳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閒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論者謂以白之才受汚於璘惜白不先覺其說不然案永王璘傳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卽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當時帝信任璘甚至朝野無一

人知璘反者白受其辟奚爲過哉且璘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駟爲謀主白不與聞可知璘死上皇傷悼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由是不復用璘死而肅宗不宣其罪且稱侁爲擅殺屏棄終身此於政刑爲失宜矣白始不污於祿山及璘叛而白逃是璘固不能污白而朝廷猶欲誅白何邪璘子僎偵僂伶儀皆爲王公及顯仕璘反而猶尊顯其子獨於白之潛逃不從叛者欲誅之微郭子儀之救幾與薛鏐等同罪才之累人固宜如此

### 白香山非佞佛

新唐書白居易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又云履道第卒爲佛寺案居易際亂世假浮屠道以自全非惑也楊玄

珍傳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封弘農郡公賜鐵券恕十死敬  
暉等爲武三思所構玄珍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  
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而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玄珍  
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玄  
珍全又崔濯傳從祖弟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  
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  
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  
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  
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  
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傳又云天寶間稱  
舊德以寬爲首然惑於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又

李泌傳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  
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  
切子繁贊曰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  
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  
又著泌數與仙靈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  
而然又姜公輔傳唐安公主道薨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卽平賊  
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遂下遷太子左庶子  
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爲公擬  
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據此足見當時世難  
人臣多苟且以求活豈皆惑於浮屠哉

漢人

今世稱中國人爲漢人習故言也自古已然隋書西突厥傳崔君肅曰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漢卽隋也新唐書郭震傳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顧天時人事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又張說傳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又韓游瓌傳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漢卽唐也宋元以來皆襲此稱從所習也

周時稱中國爲夏夏者禹有天下之號後世所稱中夏諸夏東夏夏聲皆泛指中國也

書蠻夷猾夏此夏史所記說文以夏爲中國之人象形之字然恐當時中國之

稱未必取此蓋但襲舊稱耳

漢時或稱中國爲秦漢書西域傳詔曰軍候宏

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

謂中國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秦亦泛指中國

爾雅釋地齊州以南戴

日爲丹穴郭注齊中也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湯問篇湯又問曰四海之外  
奚有華日猶齊州也又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謬而之一國  
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又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皆  
謂齊爲中與齊國無涉

### 蒯仲

博古圖周仲奠父敦銘云蒯仲奠父作尊敦此氏蒯名仲字奠  
父春秋左氏傳有蒯得是蒯爲姓也歐陽圖說引蒯贖南蒯誤  
甚

### 吉金

今人爲文用吉金二字其來已久博古圖晉姜鼎銘取乃吉金  
嘉仲盃銘用其吉金齊侯鋪鐘銘穀擇吉金又云錫乃吉金周



蛟篆鐘銘擇乃吉金薛氏鐘鼎款識晉姜鼎嘉仲盃外商鐘圖  
寶鼎王子吳鼎黃季舟方寶鼎俱有吉金之文吉猶善也漢清  
明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末句尾下鐫一吉字漢書武帝紀顏  
師古注舊金雖  
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  
之類矣唐時以吉爲款識亦是取古語而襲之者

第

說文無第字詩正義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段氏注說文據以  
補入竹部案漢孝成鼎銘云第一又好時供廚鼎銘云第百卅  
第八百六十汾陰宮鼎銘云第廿三虹燭錠銘云第一漢時凡  
从竹之字皆書作竹此見古本有第字

說文弟韋東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然則第字从竹本以竹簡  
次第與弟爲韋東次第不同段氏謂俗省弟作第非

應劭地學之誤

秦東海郡治郯遂謂秦有郯郡臨淄營邱一地而謂獻公自營邱徙臨淄施水合肥而謂夏水合肥西水出充縣而謂出西陽以冷水爲冷溪以襄邑爲襄牛以桐圭之封爲應侯以陳畱之僞爲克段之郛其舛誤多類此

水經注之誤

渠搜在大宛誤在朔方大伾在黎陽誤在成臯滿福別是一城誤屬勇士神泉障別是一地誤在富平赤翟在中山誤在長城陰戎在上洛誤在平陰以衛鞅所封商縣爲鄔以許延壽所封樂成爲樂平以上官桀所封安陽在陝州以王稚君所封樂昌在東郡會稽山名誤作國名尉氏官名誤作邑名夏侯嬰封汝

陰誤爲滕戚夫人產定陶誤爲蜀榮椽木材也誤作地名檀臺  
屋名也誤作岡名以三門爲砥柱以阿陽爲陽阿以脩縣爲脩  
國以平西爲平陽以夏州爲宛邱以綿水爲鄆江以西平爲平  
曲以平陽爲平陵以身毒爲捐毒以昌遼爲昌黎以固始爲固  
陵以容城爲深澤以高柳爲柳城以帝邱爲商邱以有鬲爲有  
窮以汝陰爲茲氏以和成爲禾成以平阿爲北平以中山爲中  
牟以門水爲波水以宜陽爲宜陵以蒼梧爲九疑以臨羌爲臨  
蔡以蔡陽爲安昌以夏陽爲下陽以少梁爲大梁以趙靈邱爲  
齊靈邱以曹楚邱爲衛楚邱京口黃鵠山忽在江夏中山呼沱  
苑忽在安定以郇瑕爲桃林以潼關爲畱谷安成侯劉蒼在潯  
水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

水以爲酸棗之桃虛在漳水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  
潁水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以爲沛之建成一陽阿城河水  
沁水竝見一賈復城沁水汝水竝見其又甚者胸縣臨胸山遂  
以臨胸爲山名橫縣故有橫山遂以故山爲山名是字之虛實  
不明也防門之塹廣一里遂爲里名廣里黎陽地名遂謂黎侯  
名陽是經之訓詁全疏也呂佗襲父功遂稱其人曰呂佗襲于  
陽谿千字上屬遂稱其地曰干陽谿是文之語助皆昧也其尤  
甚者岐西之雍謂是兗州之濰可乎盟向之向謂是向姜之向  
可乎湖陵之文見於尚書今書有湖陵乎魏國之名始於文侯  
今詩無魏風乎紂都見於禹貢是大禹爲商王也鄒邑卽是邾  
邾是孔子爲鄒人也疏鹵鶻突諸儒糾摘無遺意酈氏尙不至

此何氏焯謂爲後人附益全氏祖望謂爲後人妄加趙氏一清謂爲後人所填補是也

焦山

今揚子江中有焦山方志謂焦先隱於此山因以爲名其說非也三國志管寧傳注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先畱陝界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閒病亡年八十九高士傳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年可百歲餘乃卒魏氏春秋梁州刺史耿籲以先爲仙人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莫能測之據此則焦先未嘗入吳焦山去揚州不遠撰方志者以魏略稱先東客揚州疑爲今之揚州傅會而爲此說

不知三國時揚州指壽春

今壽州

乃魏地也

### 小雅大雅之材

文選上林賦揜羣雅注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案此當指治小雅大雅之人言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建元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是也

### 曲江濤

今揚子江無濤而枚乘盛稱曲江濤朱竹垞遂以曲江爲今浙江汪氏容甫述學極辯其誤子謂竹垞非善讀史者也三國志吳孫權傳注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湧嘆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晉書穆帝紀永和七年

秋七月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

據五行志在七月甲辰夜

孝武帝紀太

元十三年冬十二月濤水入石頭大桁殺人

五行志略同

十七年六

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

五行志更云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

安帝紀

元興三年春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

五行志元興二年十二月

桓玄篡位其來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

敗流斷骸齒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又云三年

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已丑庚寅

爲前後十七丑之夜卽庚寅之夜志一事兩敘失之宋書五行

志亦治晉

史之誤

五行志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

入石頭

宋書志同案此疑亦一事兩敘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又元四

王傳忠敬王遵桓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

入淮船破未得發桓玄傳濤水入石頭大桁流毀殺人甚多

傳

皆指元興  
三年事

宋書五行志宋順帝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南齊書五行志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梁書武帝紀天監六年八月京師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陳書高祖紀下永定二年梁州刺史張立表稱云乙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湧生沙漲周旋千餘頃並膏腴堪墾植後主紀禎明二年夏六月丁巳大風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堵暴溢漂沒舟乘六朝時濤水猶如此之盛又何疑於枚乘之言乎王充論衡書虛篇云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文人卽指枚乘東漢時已言曲江隘狹與西漢不同則六朝時江更隘狹可知而濤水猶能破航殺人屢爲變患若此後世江益逼窄



瀉水漸微沿及近代全無瀉矣據今論古其不然乎秋槎雜記  
庾信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云觀瀉想帷蓋陰鏗廣陵岸北  
送使詩云卽是觀瀉處下云邗江路不紆則曲江當指吾郡浙  
江亦有潮駭賓王詩門對浙江潮不言曲江謹案梁徐昉觀瀉  
詩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隋孫萬壽和張丞奉詔旋江都望  
京口詩云回首觀瀉處極望滄海湄又晉伏滔望瀉賦云灌江  
津而砰礚鼓赤岸而激揚赤岸卽本七發文皆指廣陵曲江言  
隋書潘徽傳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今與諸儒撰江都集禮  
復令徽作序其詞有云凝相觀瀉之岸時晉王廣治江都故引  
漢太子事以況也浙江亦有瀉晉顧愷之觀瀉賦臨浙江以北  
吞壯滄海之宏流又蘇彥旋西陵觀瀉詩洪瀉奔逸勢駭浪駕

邱山西陵卽指浙江唐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云八月  
觀濤罷二江越海潯此則借用八月觀濤事未嘗以浙江當曲  
江也不知竹垞何武斷至此宋書謝靈運傳靈運父祖並葬始  
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  
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其辭有云遠北則長江永歸  
巨海延納又云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  
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  
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  
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若自注枚乘  
云楚太子有疾吳客聞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  
貳故曰楚貳此亦借用曲江觀濤事以下句河靈海若證之可

見

竹書紀年之謬

竹書紀年背人皆言其僞其最謬者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於成王二十一年薨斷無未薨立廟之事此一謬也魯於成王時已有禘而又載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郊廟卽郊禘又似魯惠公前無禘祭不自知其矛盾此二謬也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當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注訓止爲畱其後史角之後紀年說卽本呂覽然呂覽所云止之謂魯止史角非周令史角止魯郊廟也此三謬也劉恕通鑑外紀魯

惠請郊廟王使史角至魯止之羅泌路史又云王不許而魯自用郊此等謬說皆出竹書又路史言郊不及廟與呂覽諸書皆不合尤非是

### 會稽東部都尉

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趙氏云建武中省諸郡都尉惟邊郡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任延嘗爲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會稽亦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爾予案衡方碑亦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已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以上隸續謹案後漢書任延傳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不言何部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黽行太守事是東

漢之初會稽固有西部都尉矣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  
竝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李賢  
注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文苑傳夏恭光  
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此亦疑在建武六年前桓帝紀永  
興二年泰山瑯琊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秋七月初  
置泰山瑯琊都尉官李賢注漢官儀曰都尉建武六年省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今二郡寇賊  
不息延熹三年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五年八月己  
卯罷瑯琊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是泰山瑯琊  
都尉皆臨時所置金石錄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  
四年卒然則侯章被殺孔宙到官明年宙卒後四年而賊平官  
遂廢矣此皆可為確證會稽其時蓋亦有劇賊故暫置都尉如

泰山瑯琊之比晉書律厯志漢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  
史官自古迄今厯注云云又三國志張紘傳曹公令紘輔權內  
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虞翻傳亦稱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全綜傳父柔董卓  
之亂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潘濬傳注吳書曰芮元兄良隨  
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漢靈帝以後干戈擾攘  
故設立都尉孫亮傳太平二年二月乙卯以會稽東部爲臨海  
郡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  
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然則東部之所統蓋  
廣故別爲立郡而都尉始廢矣漢吳建置彰明可覩趙洪之疑  
皆失之不攷

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皓寶鼎元年立

是漢亦有西部都尉此外則南部頗著於史三國志陸績傳子宏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傳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晏敗齊又代晏領都尉孫亮傳太平二年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今本作南郡字之誤爲建安郡此皆因漢末兵興暫設此官後遂相沿居之至吳時始遞廢耳惟北部未立都尉故於史無攷